

清

宜鼎著
宋欣校点

正续

但雨秋灯录

下



IR42.1

92

3-2

BK47/05

〔清〕宣鼎著
宋欣校点

正续
雨秋灯录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436741

夜雨秋灯录 下 YEYUQIUDENGLU

〔清〕宜 鼎 著
宋 欣校点

责任编辑：牟玉清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265,000字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28,700册 定价：2.70元

出版说明

短篇小说杰作《聊斋志异》问世之后，仿效者纷起，二百年间，涌现出的“聊斋型”小说不下数十百种。这些作品往往被称为“后聊斋”或“续聊斋”。本丛书所收即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各从不同侧面继承并发展了《聊斋志异》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又各具艺术特色，成为当时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曾受到广泛的欢迎。这是一份重要的古典小说遗产。但这些作品在长期流传中，历经窜乱，贗鼎迭出，而又绝版较久，完本、真本、善本，被收藏者视为珍秘，已很难寻求。现在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的较佳版本，以丛书形式出版，力求真、完、善，以供创作者借鉴、研究者参阅和广大读者欣赏。

本丛书由穆今、廖文、木石三人主持编选，由国内有关专业人员及高校教师点校。欢迎建议、批评、指正。

《夜雨秋灯续录》叙

此余亡友宣君瘦梅之所著也。宣君负蹶弛不羁之才，丁抑郁无聊之运，握瑜怀瑾，宝气常埋，蒸云蔚霞，笔花空灿，其人其遇，可泣可歌。前者有《夜雨秋灯录》之著，搜罗奇事，掇拾旧闻，澜翻舌而不穷，水沁脾而毕入。参军俊逸，状鹤舞而如生；开府清新，效猿吟而不已。读其书可以想见其为人。余为之叙而刻之，固已价重鸡林，誉隆鹖冠，争先快睹，悦目怡情。方其艺圃漱芳，不名世而寿世，何意文园消渴，因绝尘而弃尘。盖续录犹未梓成，而先生已赴玉楼台矣。呜呼！苍苍者何忌才若斯之甚耶？夫造物生才，其大者将以经天纬地，旋乾转坤，其次亦必藉以做圣述明，承先启后。至于点缀翰墨，啸傲烟霞，此其才之小者，似不足为忌，而造物犹故靳之，此何故哉？与其忌之，则如弗生。乃既生此才，以显钟毓之奇，继复秘此才，以绝用行之路，终且绝此才，以故示缺陷之留。天道于是乎？不可问矣。虽然，天能夺其寿，天卒不能夺其才。则虽不永其年，而仍未始不永其才。即仅此续录一编，而宣君不死矣。人亦有言：诗书者，古人之糟粕。然饕其糟而啜其醴，后世犹得饫古人之绪余。然则，《秋水》一篇，庄生蝶化，春风片什，刘子鹃啼，即此足以弥天公之憾。初何必谓长吉之呕心，不及曼倩之洗髓也。余于是编之告竣，而又得一悟境焉。

光绪六年岁次上章执徐秋八月绶馨仙史蔡尔康序

《夜雨秋灯续录》 后序

瘦梅宣君有《夜雨秋灯录》之著，余取而读之，见其取材也富，其属词也精，不啻立于风烟黯淡之中，使人之意也消。今又出其续录八卷，余又取而读之，觉富也者益以富，精也者益以精，而一种幽旷绵邈之气，溢于楮里行间。秋水方明，夜色如洗，新雨初霁，孤灯荧燃，读竟不禁恍然若有所失。盖维时宣君已归道山矣。昔尝疑是书命名之义，以为似有鬼气，然犹谓幽人逸士不得志者之所为，往往若此。苏东坡一生，爱听说鬼，黄山谷所为诗词，专好诙诡，间杂牛鬼蛇神，世间自有此一种异趣，非可以常情测也。况是录所载，大都搜神志怪之流，气象万千，虚实兼到，春云肤寸，秋槎倚天，不必问奇字于云亭，可以广异闻于石室，其书足以千古，其人可知矣。而孰知赋鹏既成，长沙遽殒；遗草可索，相如已终。命名之义若合符讖，其有意耶？其无意耶？余抑不知夫涕之何从也。宣君工书擅诗名，抑郁不得志，前录序中言之綦详，兹不复赘。第慕宣君之才，又深悲其遇，读其遗书，于余心有切切焉，不胜怅触者，爰书数言以志感。

光绪庚辰八月既望古越高昌寒食生何镛荃升氏识于春申客次

《夜雨秋灯续录》目录

《夜雨秋灯续录》叙蔡尔康(1)

《夜雨秋灯续录》后序何 鏞(2)

卷 一

晁十三郎.....(1)

绿蓑钓叟.....(7)

珍珠襦.....(11)

王大肉.....(14)

翠绡.....(17)

草龙真人.....(21)

石翘翘.....(25)

碧云.....(27)

绛州生.....(30)

槐相公碑.....(34)

柴秀才.....(37)

五升.....(43)

哑泉.....(45)

张侍御.....(49)

卷 二

银变虾蟆	(51)
七首千将	(53)
九郎	(54)
雪狸	(57)
婷婷	(59)
铁箫缘	(61)
海棠词	(67)
泥和尚	(71)
一裘报恩	(74)
冯铁丸	(77)
噩公子	(82)
洞房花烛问东西	(86)
小报应	(89)
王西楼仙画	(92)
柳建雄石槲	(95)
鞭石祈雨	(98)
幽芳娘子	(99)

卷 三

白云仙	(102)
王母阁	(107)
呜呼者者	(109)
棒头神	(110)

老鸦嘴	(113)
狗儿	(118)
联报三则	(126)
阎王断	(128)
剔妖楼	(131)
秦二官	(132)
剔银灯	(141)
琼琼紫霞贞姑	(142)
箒娘	(145)

卷 四

樊惜惜	(151)
唐玉环	(155)
玉猿翻筋斗三个半	(161)
金婆	(162)
牛头	(164)
见钱眼开	(166)
坐地虎	(167)
粉郎	(169)
三十六雷山人	(175)
赛嫦娥	(179)
蛇膈	(185)
司徒如意郎君	(187)
卖高帽子	(196)

卷 五

返生香草·····	(199)
天魔禅院·····	(204)
香憨儿·····	(210)
保赤经·····	(216)
雁高翔·····	(217)
南楼事犯·····	(224)
泗者·····	(228)
记锁冈桥后闻二则·····	(229)
神娥·····	(231)
马头生角·····	(238)
货郎儿·····	(240)

卷 六

莲塘春社·····	(249)
枝娘·····	(252)
铸神瓿·····	(257)
耕砚图·····	(258)
摩诃缟衣女贞佛菩萨·····	(259)
姜小玉·····	(263)
槐根银瓮·····	(272)
祝大哥·····	(277)
紫葳娘·····	(281)
燕尾儿·····	(285)

赵蓉江可恶·····	(288)
三短唱粉墙儿高似青天·····	(290)
鳖颈·····	(291)
插金花·····	(293)
香山七娘子·····	(294)
红蕤·····	(295)
委婉使者·····	(300)
亥氏夫人·····	(302)

卷 七

灵岩石·····	(306)
谏鸟·····	(307)
髯樵·····	(308)
牛头社公·····	(315)
双才·····	(317)
柳声·····	(319)
忠爱·····	(323)
郭秋卿·····	(324)
折齿佳人·····	(333)
秃尾龙阳·····	(335)
小娜·····	(336)
杨柳花三嫂·····	(339)
狐侠·····	(342)
安三姐·····	(347)

卷 八

- 滌烦香.....(351)
爬山虎.....(359)
三好三是.....(361)
酒泉.....(365)
九莲洲高会.....(367)
韵小.....(372)
四梦村.....(376)
清波公子.....(379)
牙疼咒.....(387)
夜不收.....(389)
阳谷印.....(390)
刀背刻辞.....(393)
装金鼠.....(396)
大蛇.....(397)
声音石.....(398)

卷一

晁十三郎

浙人晁豫，年四十始生一子，按诸犹子，雁序十三，遂名曰十三郎云。殆郎年十四，温婉如处女，美丰仪。豫固业贾者，人见郎风致，辄啧啧称羨曰：“不图负贩儿，得此羊车中人也。”郎尤嗜读，每自塾中归，必经叶画士之门。叶有女名霞姑，年与郎等，见郎来必掩门斜睨，心好之而不能言。郎偶一驻足，蓦惊其艳，心亦怦怦动，以为娶妇当如霞，而亦不敢言。会清明，师遣之归，又过其门，适霞在门首络丝，机轧轧鸣，着藕花衫，翘纤足如笋芽，薄施脂粉，艳绝靡俦。郎顾之，魂魄摇摇，遽与攀话曰：“妹大辛苦，忍负此佳节耶？”霞两颊微赭，笑骂曰：“小鬼头速去，俟爷爷归矣。”旋起掩门，郎怅怅，行数武，辄回首顾，无如何也。由是寝食不能忘。

先是里有无赖子张阿虎，尝轻豫懦，每假豫资供博费不还。久之，习为常见，必向豫索阿堵物如索逋状，豫无如何，

时给之而欲壑不能饜。近又充营卒，益横，豫稍靳即饱以老拳，邻人畏之，不敢持公论。郎见之屡矣，泣谓父曰：“父欠若逋耶？不然何横若是？”豫曰：“孺子何知？而翁足迹不敢履公庭，与之较，徒饱胥役橐，无益也。”郎默而退，潜磨小裁纸刀，五寸余，亮如霜雪，怀之。

翌日虎又至，拍案捶几，叫詈万端。豫惟唯唯。虎起以拳抵翁于壁，骂曰：“老狗诚不负吾钞，然吾虎也，虎啗人，人又何曾欠虎肉价耶？速解橐，缓则鸡肋碎矣！”豫妻魏氏亦懦，奔救急，拔鬓上钗与之，虎始吆喝去。殆郎归，闻邻人告语，始涕泣，哭告于诸缙绅及里老之门曰：“吾父谨愿者，张阿虎欺吾父甚矣。玄天黄地，实所共鉴，诸长者靳不一言，何与？”金曰：“尔父懦，始受若侮，若即不侮我辈耶？尔又孺子，可奈何？”郎大言曰：“孺子行将斩虎矣。”众大噱，以为癡戏，拍其项曰：“斯真初生之犊不畏虎耶。”

郎愤愤归，适经叶氏门，见霞又倚门立，瞰左右无人，趋告冤苦，继以涕泣。霞初颇以为鹘突，继见其诚痛，转怜而慰之曰：“郎曷归休，毋戚戚与若辈较，速念书腾达，不患无报复日也。”郎云：“迫不及待，何实告妹，吾实爱子入骨髓，行将与阿虎拼命，故与子诀耳。”言已呜咽。霞大愕曰：“尔疯癡作耶？今不敢与尔言。”即翩然反身掩户入。郎归，时喃喃私语，时惶惶独行，母以为病，心甚忧之。

一日，虎又至，适豫在厅事与铺伙会计，见虎欲遁，遽执之，辱詈及祖父。云：“老狗，尔告诸缙绅，奈我何？告诸里老，又奈我何？今日非假我十千，誓不释尔矣。”言已批其颊，势甚凶。铺伙劝，豫妻求，邻人咸奔救，终莫解。忽阿

虎倒地，腰血暴注，盖郎已袖如霜雪之小裁纸刀，乘揪扭时攢入，刺虎胁，深入二寸余，虎滚地嘶鸣。须臾虎死，郎抽刀跃然起曰：“死耳！死耳！杀虎者，十三郎也。行将自首于邑宰，不敢累邻人。”时豫方与妻哭，邻方与邻讙，而郎已奔至县庭，自陈杀虎状。宰平原分，廉吏也。宛转得阿虎诸恶迹，即呼虎之妻子而谕之曰：“杀人者死，爰书定例。然十四龄童子救父情急，手刃仇怨，非寻常杀人可比，宰官不得不小枉法，若径论抵，吾恐得罪苍昊。”乃据实申宪，得缓死。

明年春，出郎于狱，减等发配西蜀之酆都县。赭衣登程，行道酸鼻。临行，哭别父母曰：“儿不肖，以一时愤杀人，贻父母忧。然儿夜梦紫衣神谕儿曰：‘尔戌三年，即还乡。’愿父母勉加餐，毋忆儿损神思，儿更有隐曲不敢言，惟父母察之。”豫哭曰：“吾懦不自振，已累吾儿矣。更有何求而不遂耶？”曰：“画士叶叟女阿霞，儿愿娶为妇，曷媒定，儿若三年不归，听改适，不悔也。”豫曰：“诺。”痛哭送之去。

之配所，纯谨得长官怜，不忍以贱役苦之。居二年，一日随长官自东鄙归，日暮策蹇行缓，过一第宅，有青衣候于门外迎谓曰：“郎子星月上矣，宰官车马已进城，前无止宿处，山行多虎狼，郎不畏耶？此第尔姑娘家也，曷请休止。”郎讶甚，下而系蹇于树，随青衣入，閤敞华丽，居然世家。登堂拜居停主，则一婉孌明靓之好女子，序家事，乃郎之姑，十七岁夭死者。郎依稀记忆，曰：“姑姑尚在人间耶？”遂见以犹子礼，一一问讯郎之父母，辞意酸楚曰：“吾侄到

此，亦是天缘。”旋闻门外有贵官到门，从呵殿声，曰：“尔姑丈归矣，可暂避幕内，不问尔不出，毋干犯也。”曰：“侄犹记姑姑未字，何得有姑丈？”曰：“痴儿，世有女子老不嫁者耶？”旋闻吉莫靴囊橐然进，诸婢争执桦烛出迎。少顷登堂，与姑交揖，若久别方回者。旋置酒，与姑升座对饮，旋有家童数人参夫人，诸婢亦参见家主。郎潜于幕隙见其人面黝黑，貌狰狞，赤须飘动如火虬，心甚畏怖。忽以手探面之皮壳，脱落如兰陵王之假面具，付从者收去。再睨之，则翩翩美少年，年亦与姑埒。少顷，其人忽持爵旁嗅再四，大咤曰：“何屋内有生人气？”姑起而敛衽曰：“妾有犹子十三郎，配于此，夜行无栖止，姑令其止宿耳，惟夫也怜之。”其人大噉曰：“夫人何多文也，岂有骨肉戚而匿而不见与？”呼郎出，拜伏于地，答礼甚恭曰：“大舅可谓有子矣。”呼庖人另具杯酌，设座于右，曰：“仆与尔姑同饮，尔则自饮，酒与肴不同也。仓卒主人，乞恕乞恕。”殷切问家事，均约略以对。旋有吏人以牒进，令自观之，内书己之姓名，一切行事，朗如列眉，至为父报仇四字，灿灿作金色。又见官至总兵，后尚有未竟页余小字，姑丈即攫付吏人藏去。郎忽唏嘘，姑丈问：“阿侄何不恠？”曰：“侄罪戾耳，抛撇高堂，罪戾滋甚。”曰：“尔严慈均康，瞻依不远，何悲也？”即翘首呼婢子有善歌者，当献新声博郎君欢。旋见诸婢拥一紫绡衣人出，婀娜而前，扬袖而舞，引吭而歌，歌曰：“如年夜，如年夜，夜漫漫兮风露下。桐叶翠飘，蓼花红泻，此中有佳人，正碧玉芳年，深闺未嫁。你为底伤心？为何瘦损？为谁牵挂？团团靛儿，蓦地娇羞，星星胆儿，无端害怕，无

端害怕。今夕相逢，似雾里看花，水中玩月，梦中打话。”郎听其音节已扼腕，及睹其面庞乃不禁掩面而泣，盖亭亭玉立者，叶氏阿霞也。姑云：“此婢来未久，莫不与侄有旧否？”郎问：“果阿霞耶？”曰：“然。”问：“何遽至此？”姑丈云：“吾侄不必问踪迹，但言所以，吾能为侄图万全。”乃叩拜，陈衷曲。姑丈曰：“此事良不易，然孝子节女，神人所钦，即小为斡旋，量不获谴。”即以大杯斟绿醕曰：“吾侄饮其半。烦夫人以半饮阿霞。”霞羞赧不肯饮，姑笑曰：“痴儿不久为吾家妇，此酒所以订也。”霞拜而饮之，颊晕红潮，星眸微涩，妩媚更觉动人。姑丈语姑曰：“阿侄眼力不浅哉！”旋呼吏人上，问此事易勾当否？曰：“易耳。”即命驾犍车送阿霞归。主婢握别及诸婢话别，皆涕不能仰。行时，郎泣谓霞曰：“霞姑可归语吾父母云：罪子无恙，瞬即归耳。”霞请一物为信，即解襟上珮玉与之，惘惘出门去。筵撤，引之就寝，帷榻茵褥，华焕柔软。少顷，梦觉，天色微明，大惊，乃身卧空山一大冢上耳。耳听鹃啼，心伤不已，视蹇犹啮草路旁。归宰署，不敢告人。

是年冬，皇帝生太子，大赦天下。金鸡诏到，郎辞别县宰，将还乡井，宰怜其孝，厚赠之。比归，则阿霞已依在父母左右，彼此相视，恍如梦寐。父母皆问：“吾儿知阿霞事否？”尔去后，即如尔志，议婚于叶叟。叟不允云：“尔子何时归？且吾女亦不能作囚人妇。事遂寝，而霞竟朝夕涕泣，凡有他姓媒妁到门，即欲自戕。叟复肆唾骂，毁妆僵卧，死年余矣，葬屋后枣花下。今年夏，某夜忽风雷启其墓，叟趋视，鼻息咻咻有生气，邀村妇环守之，终夜复活。靳不肯归，惟求